

击壤歌

【在这样的村庄,如果给我一间屋子,我愿意长久地留下来。】

周华诚

我在里秧田村住过一夜——算起来也有十多年了吧,以后居然一直没有再去过。那日驱车重访,想看看里秧田是否风景依旧。

里秧田,是在钱塘江的上游,被称作“源头第一村”。源头,必在深山老林之中,其清泉细流从丛林根系之间潺潺而出,悄然流淌,又在巨石幽涧之中飞花漱玉,并没有人料到,这一路奔流下去,队伍能越来越壮大,气势能越奔越昂扬,道路能越走越宽广,风景也能越来越壮阔,以至于大河滔滔,气壮山河,天地之间终于奔流出一个亘古的故事来。

这也是里秧田所没有想到的。那一年的秋天,我初到里秧田,隐入村庄,就像一只麻雀隐入丛林。我在里秧田的溪边嬉水,濯足,翻小石蟹,看石斑鱼穿梭,自然也没有想到,一衣带水的里秧田,那溪涧中的水,居然可以径直奔入东海。山与海的距离,一下如此切近。

到里秧田时,稀里哗啦,天空落起雨。这是夏天,阵雨带来凉意。车子一直开到景区门口,大树遮天蔽日,我却并没有进入景区一游的计划。这片森林,我从前来过数次,知道后面是峰叠叠、云雾变幻,也有古木参天、泉灵瀑美,却不想再去登山。森林深处的莲花尖,整个景区的最高峰,海拔有1136.8米,也是“源起”之处,我去过,想来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变化吧(千百年前,估计也就是这个样子)。之后折返,往里秧田村庄行去。

跟森林景区的世外之味相比,我偏爱山下村庄的烟火气息。村庄里的人,他们的日常生活,吸引我去探访;而里秧田这个村庄的名字,也契合我的兴趣——可以想象,从前这大山峡谷深处的人家,山多田少,一片水稻田是何等珍贵;他们在山谷之间找出一小块平地来,挥舞锄头清理乱石,筑起土埂,引水沃田,才有了这一小片一小片随着山回路转而弯弯曲曲的稻田来。里秧田,仲春时候,秧田青青,戴斗笠、披蓑衣的人们冒着细雨栽下糯谷,栽下粳稻,牛在田边小憩,这田地里劳作的场景,不由使人想起古老的《击壤歌》:

日出而作。

日入而息。

凿井而饮。

耕田而食。

今日的小山村,早因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变化而与世界连为密不可分的一体,然山里人的生活态度,依然有着令人羡慕的恬淡。

小村庄安静。安静极了。我信步走着,按照记忆中依稀的印记辨认着农家乐的模样。在靠近路边的一个屋檐下,我几乎就凭着直觉确定,这是十几年前住过一夜的那家了。然而又不敢断定,因为眼前这座房子是高大崭新的楼房,记忆里,仿佛是一座老房子呢。

正犹豫间,一位老妇人迎出来,问我们是不是要吃饭。我对她已经毫无印

象。我指了指房子……好了,我知道了,这是几年前重新翻建的房子,我在那个夜晚吃过腊肉炒辣椒,并且喝了两碗杨梅酒,沐浴凉凉晚风的屋檐,正是这个位置;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变化,包括这整个村庄,也变得越来越好,而她比以前老了一些,毕竟十几年过去了,但这没有什么,我不也比从前老了十几岁吗?我们都已经不记得对方了。

我进屋,坐下来喝茶聊天。家里墙壁上的营业执照,写着她的名字。这也让她很有些自豪,看起来对于这个农家乐,她可算是名副其实的当家人(一个偏僻小村庄的女人,人生格局是怎样打开的)。据我所知,当年里秧田村开办起第一家农家乐,也是在2003年左右,在那之前,大多数村民不过是忙些地里或山上的事情,从山里刨食;而山里妇人,实在也没有什么谋生之道,无非是操持家务,或者狠下心来,外出务工,进工厂干活,或是做保姆。而好在里秧田村,占据着“钱江源头第一村”的地理位置,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顺着弯弯绕绕的山路,到这里爬山,看水,爬山看水累了就想要找一个人家坐下来喝茶,吃饭,或者住宿。这样的客人越来越多,村里人就办起了农家乐,两三年之间就有十几家,这个峡谷深涧里的小山村,也因此变得不一样,变得生机勃勃起来;而山里人的脸上,也有了更多的自信与活力。

妇人指了指村庄,说现在开农家乐的可多了,几乎每一家都是;外面的客人来了,随时都可以吃上饭,也能住下来。我看到妇人把野笋干、山蘑菇、野蜂蜜、溪鱼干整齐地摆好,一袋一袋很清爽的样子。野笋干是山上的,蘑菇也是山上采的,溪鱼是河里捉的,还有蜂蜜——都是野的东西,大城市的人,见了这些野的东西眼睛就会发亮。这些东西哪里轻易就能买到?也唯有在这大山里,山人会把它们捧出来。

买了一包溪鱼干,一包蘑菇和笋干。蜂蜜可以调杨梅酒。我不记得上次在他们家,是不是喝过蜂蜜调的杨梅酒。只记得,酒后夜深,信步走到一座桥上,看见满天星斗,感到晚风缓缓吹来,还听见蛙声,在雄浑地响着。

在这样的村庄,如果给我一间屋子,我愿意长久地留下来——像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一样。我认真地想了想,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人们总是向往着远方,或许出了这深山峡谷,能挣到更多的钱,但说到幸福度,还真的不一定会更高。这山里的人,日子缓慢悠长,脚步不急不躁,也是美好生活的一种。

告别妇人,车子在弯弯绕绕的山路上行驶,很是惬意;雨后山色,也更添了一分青翠。偶有小小开阔处,瞥见那不远处的稻田,有村民俯下腰身在田间劳作,不知道是不是在治虫还是除草,那躬身的样子,也是有一种恬淡的情趣。与城市的谋食相比,这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耕田而食、击壤而歌的日常,终究也使人悠然自得吧,毕竟,乡间的生活,是至为久远的。



繁花
许小伶绘

萱草花与青石板

吴金娟

“高高的青山上,萱草花开放,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……”萱草花开了又落,一年又一年,我看着它们承载着“母亲节”的深情,飘落在绵长的岁月流年里。而今,那个小小的姑娘长成了三岁孩童的母亲,此刻正由母亲带领着去看望母亲的母亲。

午后,外婆正在邻居家门口帮忙剥笋衣,见到母亲领着我,激动地放下手里的活儿马上回了家。已经三个月没有同母亲一起看望外婆了,再次见到外婆,发觉外婆又苍老了一些,齐耳的银白短发发出耀眼的亮光,沾着笋衣残壳的手如一截精美而干枯的木雕。

小时候,父亲和母亲因外出打工缺席我的童年,那时虽然还没有留守儿童的说法,实质上我已经是个留守儿童了。是外婆将她对母亲的疼爱悉数倾注于我,才使我不至于感受母亲外出、陪伴稀少的悲凉。我和外婆之间隔了一个甲子,她属羊,我也属羊,我是外婆带大的孩子。我暗自认为,我和外婆之间的祖孙情谊甚至超越我和母亲之间的母女情谊。这几年我开始害怕,我和外婆之间这一个甲子的距离,每当我年长一岁,我的担忧就增长一分。

32年前的六月,我出生在外婆家附近的卫生院里,此后的人生便一直与外婆家——这个名唤大溪边的古朴村庄,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外婆家厨房门口的狭小弄堂里,有一块青石板材质的废弃门槛石,一直作为来往行人歇脚的地方,多少年来行人来来往往,青石板岿然不动,即便是外婆家早已经翻新重建。母亲被小雅生拉硬拽着出去玩耍了,我没有追出去。弄堂里,青石板上,我和外婆两个人,外婆拉着我的手,我紧挨着外婆,一齐坐在童年时光里坐过的青石板上。时光的隧道突然之间豁开了一道口子,在外婆的讲述中回到了当年的模样,几个小时的时光轻得仿佛一片恰到好处的羽毛。

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,外婆领着我们几个小孩子,有时上山,偶尔下河,常常穿梭于田野。孩提时的我们从来不觉得

跟着外婆干活辛苦,反而觉得十分满足。每一次外出,都是一种精神奖励。缓缓跨过村庄前头的小桥,径直走过曲折蜿蜒的田埂,在仅容一人通行的山路上,我们几个小孩子跟随着外婆的脚步,欢快地朝着自家的地里走去。路上,一泓清泉兀自流着,泉眼处一块硕大的石头旁边白色的水花四溅,我们停下脚步,捧一把水贴在脸上,洗去燥热和尘埃。泉水边,一条不请自来小蛇蹿了出来,吓得我们四处躲避。外婆不慌不忙地捡起树枝赶跑了小蛇,然后背着的箩筐里就飘出了一个误触竹叶青小蛇的故事,有说有笑的讲述中我们幼小的心灵得到了安抚。外婆说,她年轻的时候,差不多也是这个时节,有一回她独自上山拔竹笋,发现了一大片的小竹笋,干活麻利的外婆嗖嗖几下就收获了一大把鲜嫩的竹笋。忽然之间,手部一凉,定睛一看并不是竹笋,原来是一条竹叶青小蛇,吓得拔腿就跑还不忘搂紧竹篓子。一个故事讲完了,我们一行人也到达了自家的地里。当天帮忙外婆干的农活早就记忆模糊了,但我却清晰地记得,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萱草花,就在我们干活的上一层地里,萱草花盛开着。干活的间隙,我们一抬头,便可以看见萱草花盛放在这空旷山野的美丽景象,风吹花动,仿佛每一朵萱草花都在说着热烈的话语。“外婆,那上面的花真好看。”我怀着热切期待的眼神望向外婆。外婆轻轻摘下一朵,送给了我。彼时的我和外婆压根不知道萱草花代表着母亲花和忘却忧愁的含义,然而我细心珍藏,这朵外婆独采给我的普普通通的小花在我心里盛开了二十多年。

在青石板上坐得久了,尽管垫了一块小木板,凉意还是侵袭而来。我赶紧扶外婆站起身来,外婆拍拍屁股和我相视一笑,忽然之间我感受到了短短几小时带来的绵长幸福。外婆在意着我,我也在意着外婆,紧挨着她身旁坐下回忆童年趣事的那一刻,我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我知道,岁月的脚步不会为谁停下,萱草花会谢,但我仍然默默祈愿青石板永远不变。

